

第十六回 飛花詠夫妻小會合 玉雙魚父母大團圓

詞云：

天心不是多顛倒，要見人心好。始終若一，死生不變，方偕到老。東邊是肉，西邊是骨，這相逢偏巧。一時看破，一時說出，古今稀少。

右調《賀聖朝》

話說端榜眼上了一疏，奉旨省親，遂同著鳳儀、王夫人一齊起身。在朝同官聞知鳳儀起身，又見端榜眼欽賜還鄉，俱來餞別鳳儀、端昌，然後出京。一個是御史，一個是翰林，一路上十分榮耀。逢府、州、縣俱遠遠相迎相送。

不日已到臨清不遠，鳳儀早先著人去找尋原住，不期房子俱被人占去了，家人俱逃走了。住房的人忽聽見鳳儀依舊有官，又聞得同了新科端榜眼回來要房子，嚇得魂膽俱無，連夜搬出。家人即扭見鳳儀，鳳儀竟不計較，遂同了夫人、姪兒到家，復招了幾個家人，在家整理。

端榜眼在屋中，想起當年與小姐題詩月下之事，每每長歎道：「物在人亡，信不誣也！」又問明唐家祖墳，即著人備禮去祭。祭禮甚是齊整，遂驚動了臨清城裡、城外人來觀看，方知端榜眼是唐希堯過繼之子，今日做了大官回來祭祖。又曉得是昔年不見，被人拐出，故此改姓。只可惜唐希堯不知在那裡去了？以致人人爭羨，個個稱揚。

又過了數日，早有揚州衙役來接鳳儀上任。端昌遂同了鳳儀、王夫人離家起身，不一日，到了境中。鳳儀的屬官俱來迎接，就不是統屬，因是端榜眼回來，俱雜在中間同接，故此更多了一番熱鬧。鳳儀到了衙中，端榜眼也住了數日，方才別了鳳儀、王夫人，獨往松江。端榜眼坐了一隻頭號官船，好不風騷。

到了華亭縣，縣官著人迎接，端昌到家，拜見了父母。不一時，賀客填門，知縣也來拜見，忙了數日。朱天爵來見端居，說道：「令公郎今日榮歸，前日小弟舟中之言，老仁兄想必料理矣。乞示一言，方好到昌兄處去說。」端居因不曾與兒子說明，只得含糊應道：「小弟處無不願從。然婚姻事必先從女家說起，乞兄到昌兄處討一允來，然後行事。」

朱天爵忙到昌家，昌全接見，朱天爵就先說道：「端榜眼已榮歸矣。小弟前日面見時，細觀其貌，潘安不如，才過蘇柳，更不必言。況年方弱冠，已身到鳳凰池。最可喜者，今尚還未娶。小弟前日之約，諒仁兄已籌之熟矣，乞賜一言，容小弟轉致端兄，促其聘禮，以賦桃夭。」

昌全聽了，忽歎息說道：「前承仁兄高見，實是允合人心。只恨其中緣薄耳。」朱天爵驚問道：「以令愛之賢淑，配端榜眼之才華，兩才遇合，千載難逢。自是一段良緣，有何厚薄？」昌全又歎息道：「前領大教，即與拙荆細言。及會端姪，弟心實愛之。不期拙荆言於小女，小女實不願從。其中情事，不便細言。故使小弟不能主持，只好聽從其志耳。」

朱天爵又驚問道：「自來婚配，雖說是男歡女悅而後成，亦必待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豈有為父母而不能主持之理？昌兄之言，可謂千古獨創之奇談了。」昌全只是歎息。朱天爵道：「仁兄既薄其人，不屑踐約，何不直截痛快，竟回了他？又推托在令愛身上，何為？」

昌全見朱天爵發急，只得說道：「此小弟所深願，怎說推托？實實小女從幼即有人聘過矣。」朱天爵道：「既有人聘過，今其人安在？」昌全道：「今其人雖在天涯，遇合甚難，但小女貞節自守，百勸不回。小弟在參軍時，常總鎮為兒求媳，那時小弟不審小女前因，竟誤許了。小女聞知，又不說出，但自絕食，以致葉悴花枯，奄然長逝。幸喜天祿未終，逝魂復返。再三追求，方知心貞性烈，只知從一，不知有他。當此之際，不嫁則常聘難辭，欲強其嫁，則小女惟有一死。事在兩難，小弟已拚受禍，多虧周總戎設策，以李代桃，方能苟免。又恐風聲漏泄後有是非，故為小弟出疏賜歸，以絕其念。仁兄前日舟中之議，小弟唯唯否否，不遽苦辭者，只以常子武徒，非其所欲，今端姪翰林鼎甲，又年少風流，或者又當別論。故令弟婦微言探之。誰知小女冰霜松柏，只論節，不論人。視端姪猶常子，故小弟無可奈何。因此得罪仁兄，並得罪端兄也。」

朱天爵聽了方驚道：「原來令愛有此委曲，又具此貞烈，殊可敬也。但有一說，若是行聘之人知在何處，守之可也。今其人消息未知，生死未卜，豈不令才女虛生於天地？此亦老仁兄一件不了的大心事，不可不急為料理也。」昌全點頭道：「仁兄之言甚是，且容小弟再商可也。」朱天爵遂別過。

次日，來見端居道：「小弟只以為媒人易做，故叨攬在身上。誰知費唇費舌，不勝其勞。」端居笑道：「仁兄且莫怨勞，只怕勞而無功，更要埋怨。」朱天爵道：「勞則定要成功。」端居皺眉道：「這功似乎難成。今早小弟將仁兄之意，細細與小兒說知。只道他斷然樂從，誰知小兒聞知，竟誓死推托。以負台望。」

朱天爵聽了著驚道：「這又奇了，令公郎正在受室之年，大登、小登。夫誰不願？令公郎為何苦辭？」端居道：「此事小弟一時也說不盡。吾兄只問小兒自知。」因叫人去請小老爺來。不一時端昌出來相見過，朱天爵因說道：「昌老伯令愛，才過道韞，貌勝西施。賢姪玉堂翰苑，年齒相當，若琴瑟友之，鐘鼓樂之，則周南雅化，無逾此矣。賢姪為何不遵庭訓，而再三推托？」

端昌忙打一恭道：「小姪豈敢有違父命，而招愆於淑女？但思人居天地，節義為重。人苟不持節義，則與禽獸何異？小姪不敢欺瞞老伯，實自幼已蒙一才女見憐，詩詞媒證，久訂終身。今此女雖飄蓬不知何處，欲見無由，然義之所在，情之所關，小姪焉敢負心？故年將二十，絕無琴瑟之想，惟有求之天涯海角，以完此盟。如其不能，獨宿終身，亦甘心俟之矣。」

朱天爵聽了大驚道：「原來賢姪不娶也為守義，真與昌小姐是一時奇聞了！」端居忙問道：「昌小姐又有何奇處？」朱天爵遂將昌全之言細細述了一遍，道：「昌小姐守節不嫁，令公郎守義不娶，豈不是一對奇聞？」端居父子聽了，也暗暗稱奇。朱天爵見兩家俱不願成，只得且暫別過。正是：

節婦甘心不嫁，義夫豈肯成親。

兩家都遵倫禮，只是苦了媒人。

卻說一日，昌全見端榜眼新回，遂具柬請他父子。又著人去請朱天爵來陪。此時昌全園中，海棠盛開，昌全遂設席園中。將近晌午，端家父子來了，朱天爵也到了，四人入席，在花下飲酒。昌全只叫了幾個小優清唱，到飲得歡然。到半酣之際，朱天爵道：「久聞賢姪詩才高妙，今當春晝，又在此花下，賢姪何不賜教一首，以志今日之樂？」昌全道：「朱兄高論，既合時宜，又得文人之趣。端賢姪只得要發興了。」遂叫書童去取筆、硯。

書童走至內室，恰恰昌小姐坐在書房看書消遣，忽見書童忙忙取了筆、硯、箋紙去，小姐因問道：「你取筆、硯何用？」書童道：「老爺同端老爺、端榜眼、朱相公在園中看花飲酒，如今要端榜眼做詩，故老爺叫取筆、硯。」小姐因想道：「他一個少年鼎甲，自然才思不同。只不知是何做法？」因想道：「我有道理。」遂吩咐書童道：「你今出去，倘端老爺做完，你可悄悄拿來我一看，看過即送去。」書童答應去了。

走到席間，送上筆、硯、箋紙，端昌正欲尋思，忽抬頭看見落花片片，飛舞筵前，一時觸動當年，想起鳳小姐《飛花詩》之妙，竟提起筆來，照他的前詩寫出。寫完，送與昌全、朱天爵同看。大家看了俱贊道：「賢姪倚馬而成，有如宿構。且風旨瀟灑，意味深長，真翰苑雄才也。」因又奉酒勸飲，遂將詩放在桌旁，彼此交贊，然後又飲。

不期，這小書童受了小姐吩咐，今見詩完，遂悄悄挨近桌邊，乘他們飲得熱鬧之處，只推是收筆、硯，遂連詩都竊了，一逕走入書房，遞與小姐。小姐忙展開一看，只見詩柄是《飛花》，因觸著心事，不禁唏噓。因暗想道：「不知這榜眼又是甚麼做法？」及細細看去，竟是當年自家在鳳儀船上做的，一字不差。因大驚道：「這又奇了！我這首詩，只有鳳家父母知道，除了鳳家父母，只有唐家哥哥和我一同知道，此外並無一人曉得。緣何被這榜眼盜襲了？莫非唐表兄與這榜眼相好，與他說的？」

再細細翻看道：「不獨詩是我的，這字跡起落，也宛然是唐表兄的筆法。難道這榜眼就是唐表兄不成？」一時心亂起來，要悄悄走入園中偷看，又想道：「不可。他一個外人，我怎好去看？」又想了半晌道：「我有個法兒，何不將他的和韻詩寫出去與他，看看他驚也不驚，便知他是也不是。」算計定了，遂取一幅一樣的箋紙，照他的行款，竟將他和韻《飛花詩》寫在上面，付與書童，叫他拿出去，仍放在原處。書童領命放了。

端昌飲了幾杯酒，放不下鳳小姐《飛花詩》之妙，又將箋帖取了來看，只見箋帖上竟不是鳳小姐的原《飛花詩》，竟是自家和鳳小姐的《飛花詩》。吃了一驚，竟驚得將頭亂顛，口裡亂嚷道：「大奇，大奇！這詩是誰人改寫過了？改寫過了，他怎改寫出我和鳳小姐的《飛花詩》來？況我這首和詩，只有鳳小姐知道，難道是鳳小姐改寫的？大奇，大奇！」因向昌全連連打恭道：「昌老伯，可憐小姪為這兩首詩，幾番要死。今日既見此詩，是誰寫的？須要還我一個明白！」

眾人見了，盡皆驚訝。昌全忙取詩箋一看，見果不是原詩，又聽見端榜眼鳳小姐長、鳳小姐短，心下早有幾分明白。因說道：「賢姪不必著忙，待我查清了，還你一個明白便了。」遂拿著詩竟入內，問女兒道：「這詩果是你改寫的嗎？」

小姐見事有根由，不敢推辭，只得答應道：「果是孩兒改寫的。」昌全道：「你為何改寫？」小姐道：「這兩首《飛花詩》，原是孩兒與他初起訂盟之作，並無外人知道。他既不忘情，還寫孩兒的原韻；孩兒怎敢負心，不寫出他的和詩？既兩詩有驗，其人尚存，則孩兒往日有幸父母之心，不為虛謊矣。」昌全道：「既如此說，則今日之嫁，推辭不得了。」小姐道：「既為此守，焉敢他辭！」

昌全聽了大喜，因復走了出來，笑對眾人說道：「原來小女之守，專為《飛花詩》而守；端賢姪之辭，亦為《飛花詩》而辭。今《飛花詩》既飛去飛來，復飛會於此，則守者、辭者，俱苦盡甘來矣。」端居聽了大喜道：「若如此說來，則小兒所辭，正為令愛。令愛所守，正為小兒。昔有意難求，今無心會合，真天緣之奇妙也！」

昌全因又對端昌說道：「賢姪如今明白了？」端昌連連打恭道：「明白了！」朱天爵因問道：「榜眼既已明白，這段婚姻還是辭也不辭？」端昌又打一恭道：「不敢辭了！」朱天爵方大笑道：「媒人一般也有做成的日子，妙，妙，這喜酒吃得穩了！」大家都笑起來，重新歡飲。大家因心中快活，直飲得沉沉酣酣，方才別去。正是：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昌端兩家既已歡從，朱天爵又在兩邊撮合，早有端家行過極盛的聘禮去，昌家備了最厚的嫁妝來。到了吉期，端家大開筵席，遍請親朋。端榜眼身穿大紅圓領，頭戴烏紗朝帽，腰繫起花銀帶，上罩黃羅繡傘，騎一匹高頭駿馬，前擺著許多翰林的銀瓜執事，一路笙簫聒耳，火炮連天，自來親迎到了昌家門首。早有許多家人，捧了錦箋、筆、硯，求新榜眼題《催妝詩》。端榜眼笑一笑，遂坐在馬上，飛筆題詩一首，道：

飛花飛去又飛還，依舊枝頭錦一團。

今才燈前含笑看，花歡恰好對人歡。

小姐看了大喜道：「果是表兄之筆，今日方完吾願矣！」於是妝成。候外面再三催促，方才拜別了父母，隨眾侍妾簇擁上轎。此時，端榜眼騎馬在轎前，昌全坐頭轎，在小姐轎後又添了昌全的執事，越發人多。一路上熱熱鬧鬧，甚是榮耀。

到了端家，端居迎入中堂，方請新人下轎。丫鬟、伴娘扶著小姐，同端榜眼先拜了天地，又拜了父母，然後送入洞房。伴娘將小姐揭去蓋頭，端榜眼偷睛一看，見小姐比舊日越發出落得標緻非常。此時不敢開言。不一時做起花燭坐牀，撤帳同飲合巹，端榜眼遂打發眾人出房，然後恭恭敬敬朝著昌小姐又作了一揖，道：「自從與賢妹別後，愚兄廢寢忘食，離愁莫遣。每欲飛傍妝前，不期遭難流落，不能如願。後感賢妹勉勵之情，努力幸叨一第，即冒險以救尊公。只指望賢妹同回，佳期在即，不期賢妹又遭失散。愚兄歉恨無緣，死生無路，惟堅心不娶，以報賢妹之情。今不期與賢妹轉在此團圓，真意外之奇逢也！」

昌小姐也不作兒女之態，竟說道：「賤妾蒙賢兄不棄，月下訂盟，實望進京以圖踐約。誰知隨親遠謫，失散途中，又蒙恩父母撫育，遂漸漸疏，又不期常鎮求婚，父親不知就裡，誤許聯姻。遂致小妹絕食而死，得恩人設策，婢作夫人，方便妾裡回生。又得賜歸，居於此地。自分終身守義而已，昨又稱端榜眼之求，正費推辭，再不想端榜眼就是賢兄。真天作之合，人力所不及也！」

二人將前後事說明，又喜不勝，合歡飲罷，端榜眼笑道：「昔日兒童，今俱長大。今不可再作從前之拒也。」說罷，二人相視而笑。端榜眼走近身旁，遂與昌小姐解帶寬襦，擁入銷金帳中，共結同心，而赴襄王之夢。真是：

久旱逢甘雨，他鄉遇故知。

洞房花燭夜，金榜掛名時。

端榜眼與昌小姐新婚快樂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鳳儀在揚州任上，忽一日，門上衙役進來稟道：「外面有老爺的表弟唐希堯要見。」鳳儀聽見大喜，忙叫請進。迎入後衙，見了王夫人，各訴了一番離別之苦。鳳儀即道：「表姪被難，過繼端家，今中了榜眼，選入翰林。我夫婦得他之力救回。當初令郎幼時，與我小女有約，訂盟終身。不期小女前在途中失散，表姪大失所望，又打聽得你不知去向，前日同我出京，已在臨清住了許久，在祖塋上拜掃一番。又同我來此到任，他如今回華亭縣省親去了。省親之後，即來訪你了。」

唐希堯忽聽見有了兒子，已是千歡萬喜，又聽見得中榜眼，如此榮耀，真是快樂無窮。王夫人即刻著人請了趙氏進衙來同住，說知前事。趙氏大喜。過了些時，正要到華亭縣去認子，不期端榜眼已差人來下書，報知小姐之事。門上人傳進，鳳儀拆開看罷，不勝驚喜道：「原來我女孩兒有人收留，今表姪訪著，已結婚成親了。」

王夫人聽見大喜道：「女兒、姪兒既相會成婚，乃大喜之事。我們至親，何不大家同去認明，也是人生快事。況聞華亭也離此不遠。」鳳儀、唐希堯、趙氏俱說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鳳儀遂吩咐衙役道：「本院有事公出。」遂同王夫人並唐希堯夫婦下船。

不一日，到了華亭縣。鳳儀著人報知端昌，端昌告知父親道：「鳳老伯即昌小姐之親父也。」端昌忙先到船迎接。到了船上，即走入艙中來見鳳儀。不期才跨入中艙，只見左邊立著一個須鬢皓然的老人家，右邊又立著一個銀絲綰髻的老媽媽，端昌晉見，吃了一驚。因暗想道：「我看此二人頭鬢雖白，面龐恰似我唐家的父母一般，他為何在此？」一時倉促，不敢輕易上前相認。

唐希堯、趙氏又見他烏紗圓領，氣象軒昂，也不敢輕易廝叫。鳳儀、王夫人早從後艙走出來，說道：「姪兒，這是你的父母，為何不來拜見？」端昌聽見果是他的父母，方搶上前，左手扯著父親唐希堯，右手牽著母親趙氏，跪下大哭道：「不肖孩兒自從被難，數年不能侍養，終朝思念父親、母親。今幸得第，指望少報寸恩，又不期父母潛身遠害，無處訪求。在萬死飲泣之際，不期得遇表妹。因幼時在家有約，今又蒙恩父母再三勸勉，遂從權成婚。今願二大人恕孩兒不告之罪。」

唐希堯、趙氏抱著端昌大哭道：「當日孩兒進場，不見回來，我二人思你、想你，肝腸寸斷，甚是痛心！只說今生不復見面，誰知見了你鳳老伯，方知我兒高中，又知你與表妹成親，快心不過，故特來看你。且喜你有志成名，不負我二人之望。」說罷，遂攬了端榜眼起來。端居也來了，大家相見。端昌即告知緣故。端居方知二人是孩兒的親父母，今日重逢，也覺大喜。遂迎請到家。

這日恰是滿月，昌全、杜氏俱在內室，忽聽見有人先來報道：「小老爺去迎接鳳老爺，在船中忽認著了生身父母，如今同來了。」昌全又驚又喜，忙出來迎接，先拱請了鳳儀入去，再接第二個端昌新認之父，走到面前，卻是一個老者，依稀認得像是臨清托孤的唐希堯。卻倉卒不敢廝叫，不期那老者看見昌全，早驚驚疑疑問道：「老先生莫非是數年前，在臨清見過的昌先生嗎？」昌全大喜道：「老丈既認得昌全，則老丈果是我好友唐希堯了！」

二人認明，大驚大喜。遂同入廳來各各相見過。昌全因說道：「我小弟幸獲一女，得贅榜眼為婿，自謂邀榮矣。不期小女原係鳳老親翁之令愛，今不期小婿又係唐老親翁之令郎，如今看來，小弟之榮，實借光於老親翁多矣。」

唐希堯聽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昌親翁道：『借光於小弟。』不知小弟實借光於昌親翁。昌親翁，你道小弟這榜眼之子是誰？即昌親翁昔年過繼與小弟之兒也！」

昌全聽了，驚喜非常，道：「原來小婿不是小婿，轉是我親兒昌谷，大奇，大奇！」端居聽見他二人說出始末緣由，亦大驚說道：「這樣看來，小兒端昌不是小兒，轉是我昔年之婿，大奇，大奇！」

正說未完，只見端昌出來說道：「孩兒岳父轉是父親，父親轉是岳父，固已奇矣。誰知端家的媳婦，轉是昌家原定的媳婦；昌家的繼女兒，轉是端家的親女兒，不更奇乎？」

眾人皆驚問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端昌道：「方才昌母親說起孩兒幼年看會，因作對定端媳婦時，曾有一對玉雙魚，將一個與媳婦為聘，就將一個掛在孩兒身邊，以為比目之兆。後因遭難，將孩兒過繼在唐父母處，還留下這個玉魚以為記念。方才昌母親與端母親說起往事，因取出這個玉魚來，問端母親那個可在？端母親說是掛在女兒身邊，並女兒失去，不勝感歎。不期媳婦身邊也掛著一個玉魚，說是自小兒就有的。因愛其美，故至今不捨得放下。因取下來一比，兩魚合攏一處，中間樞紐聯合，分毫不差。方知鳳老伯收養之女，即是端父母所失之女。既是端父母之女，豈不原是孩兒幼年所定之媳婦？顛顛倒倒，豈不更奇？」

眾人聽了，俱稱奇道快不已。忙叫取出玉魚來看，果然兩個湊成一個，是件寶物。大家歡喜無已，因說道：「一向糊塗，今既分明，則名分俱要改正。」仍上疏改名昌谷，以昌全、杜氏為生身父母，認唐希堯、趙氏為恩養父母，拜端居、李氏為岳父母。彩文小姐以端居、李氏為生身父母，認鳳儀、王夫人為恩養父母，事昌全、杜氏為公婆。從新安排筵席，大吹大擂，拜見一番，方正了名分。正是：

昔日分離悲不了，今朝相見喜非常。

不是一番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。

自此以後，昌榜眼不忍唐希堯、趙氏遠去，端小姐不忍鳳儀、王夫人分開。鳳儀、唐希堯、王夫人、趙氏也捨不得分離。因商量共置了一所大房，三姓同居。鳳儀因離任日久，不便久住，只得單身赴任，到揚州做了三年鹽院。復過命，就告了致仕，不回臨清，竟來華亭一起同居。

昌榜眼也起身進京，昌全吩咐道：「我當日若無恩人周重文，怎有今日之榮？父子怎能相見？你今進京，以德報德，方見孝道。」昌谷領命。端小姐也說道：「當年常勇求媳，虧春輝代替。若無春輝，我已骨化形銷。怎今日與你享夫婦、室家之樂？你此去若有可報處，可為我報之。」昌谷應諾，進京復命。官居舊職。

過了些時，在當事面前吹噓，將周重文加了掛印總兵。又見常勇削職，又托人將常奇入學，以報春輝。後來周、常聞知，方曉得這些報德之處，俱是親戚，往來不絕。昌谷遂著人接了小姐進京。後來昌谷直做到大學士，見父母年老，方才告致仕來家。昌全直活到九十，鳳儀、端居、唐希堯俱各有壽，相次而沒。李氏、趙氏、杜氏俱無病而卒。昌谷生有四子，二子登甲，二子入泮。竟分接了三姓香火。以後夫妻相好愈篤，也活到八十而終。至今相傳為《飛花詠》《玉雙魚傳》。